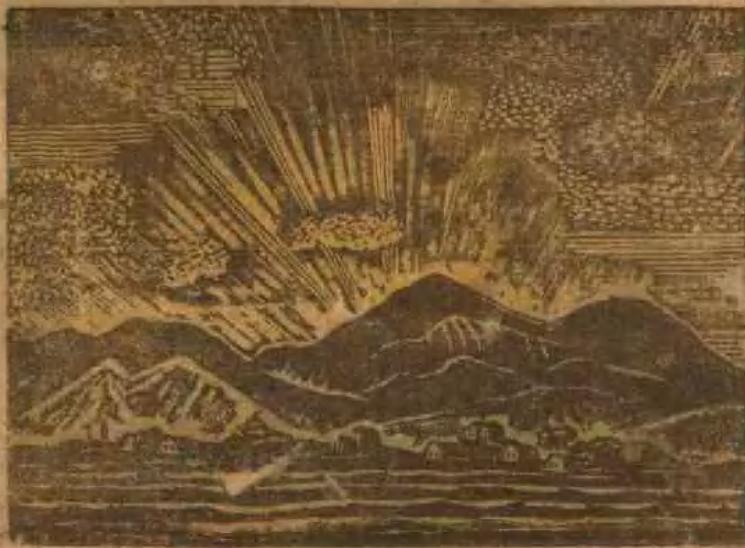


# 曲想在山阡巴爾喀

譯 華 伯 鄭

著 人 拉 培

酒 葡 萄 的 新 部 一 級



遼寧省圖書出版社

新編

喀爾巴阡山狂想曲第一部

烈的葡萄酒

培拉·伊諾斯著  
鄭伯華譯

世界文學叢書之一

喀爾巴阡山狂想曲

第一部：新的葡萄酒

作者 培拉·伊諾斯

譯者 鄭伯華

出版  
發行

桂林市後街二十號

電報掛號一八二六

定價

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拉·伊諾斯這一劇作，喀爾巴阡山狂想曲，是一部喀爾巴阡山森林，匈牙利，當代社會變遷  
與真實完美的畫集。他用樸實無華，而是優美靈巧的描述，告訴了我們：匈牙利的人民在奧匈帝國  
統治下，怎樣爲了他們的自由、解放而戰鬥！

大家所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和大戰進行的時期，匈牙利這個國家，是在維也納的王朝統治  
之下的，而維也納實質上又是德意志帝國威廉皇帝的附庸；因此，匈牙利這人民是處於雙重的壓迫下，  
捲進求生的呼喚，熱望自由的心胸，不但得不到匈牙利的善意回響，更得不到那些執行帝國主義政  
策的德國獨裁者的同情。而住在匈牙利的少數民族——猶太人，猶太人——更遭受匈牙利人的大族政  
策的欺侮、侵沒，未能受到生活平等的待遇。不幸、悲苦、悲痛的硬皮漫紙地寫在他們的身上，使  
這喀爾巴阡的美麗的綠色原野，套上了一層黑幕，苦難和生活的彷徨。

匈牙利這一西方的沃土，但是富有東方的逸雅、優閒情調的國度，由於地面上的輕鬆和遍佈砂礫，  
土壤都種滿了葡萄；葡萄樹的嫩葉照耀着，在陽光的普照下，使這猶約約的白野，充滿了一片愉快的清

## 序

烟燭，喝一罐人一上嘴濃酒的香味更加強了他迷人的誘惑！

然而，這美麗的田野都是在異族的壓迫和柏林的暴統治稱霸下。生活在這重壓的制削下的人們，享受不到自然的恩典，陽光的煦暖和自由的空氣；他們在德意志帝國、維也納、布打鐵蹄下呻吟，喘息！異族的壓迫着用暴力擰取他們，磨利他們；猶太、猶太等弱小無依的人民，尤受着深深的重壓——猶太苟不適氣，挣扎在死亡線上；和暖的陽光明耀的大地，竟到處是陰暗的混亂、兇狠的污濁！

但是，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中死亡了，她的陪席奧匈王國也解體了，而匈牙利的暴虐統治者也在匈牙利人民爭取自由的洪流中毀滅了，豪居在這喀爾巴阡山脈的人民，不僅從貴族的苛虐的統治下解放了出來，且也一度懂得了呼吸真正自由的空氣。——雖然歷史的頭腦又把他們捲入苦難死亡的深淵里……

巴·拉拉·伊·拉斯在這部著作里，就是用他美妙而尖鍊的筆尖，把匈牙利社會在這十歷史階段中的變化的真實，活生生地畫出來的——不加以任何的浮張，也沒有虛幻的描述。而這一部著作的最主要特點就是：全部用真實發生過的、反映這一演化的本質的故事，繪出匈牙利這一時期社會政治的全圖，記敘匈牙利人民爭取生活、自由權利的英勇舉動，和深刻地顯露出人類的光明面與黑暗面的偉大書們及其發展過程的一部優美動人的歷史敘事小說。

原作者是個匈牙利猶太人，今年大約四十五歲左右，在他離開匈牙利後，就擔任着革命作家聯

費的工作。關於他的詳細歷史在這里我想不必多所介紹。聰明的讀者——沒有做人的不幸者——在這裡只要指出：他是一個完全從實踐中產生出來的人物，可以對人——相變，或以自己的心來為世界快樂、人類的光輝前途奮鬥；把他說成是「一個自命不凡的富翁」，或「有錢人」，並運用他輕盈活潑語言的特點說出了這一民族的生計門面不外如此。

如今，希特勒的鐵蹄正在歐洲大陸上走動着，好比在「火爐」上走動着。內戰之後，希特勒為之處在第三帝國的血腥、暴政脚下；雖然他們，說到底，只是一群「廢物」，一面而，人類自由的火炬已在被奴役土地上的每一個角落上燃燒了起来，只是那羣「廢物」，沒有老婆、奴隸自由人民的君主及其一切幫兇！「社會是未來！」，人類是成年的純淨，是長大的時候，在生滑的陰謀里發出了光，燃燒起許多勇敢的戰鬥的心；被奴役、被擄取的最低層的人種子，燃起高傲的呼號而英勇地奮鬥！聽，海燕的歌聲：

——讓暴風雨更猛烈的響起來吧！……

正因為這是一部人類向光明、自由發出勇敢、高傲的呼聲的偉大、雄渾的史詩，才不但啟動了匈牙利人民的心胸，燃燒了歐洲的被壓抑人類的生活田地，而且燃燒全世界民主國家的燈塔、自由的文明，燃燒了燭照燭照人民的熱烈讚賞。譯者就是根據M·西爾多編支釋人譯譯莫耶爾文

全譯本就讀的，但讀者才識畢竟淺，對於匈牙利的一切風俗習慣，素來尤為隔膜，譯來更感困難重重。這譯第一部又係在兩個月煥爛的時光中完成，錯誤一定不少。——既然譯後會請郭伊兄校對一遍，還是請向他致謝！——希望高明的讀者和譯作先君不吝予以教正，實是譯者所祈求和銘感的！

最後，很抱歉的是：雖然這里所加的註釋已約比俄譯本增加了四倍。但有幾個地方仍然免不了感覺心力不足，未能作詳細的註解，而若干無關重大的字句，爲了適應現實的制約，亦不能不予以割捨。

•這是譯者或者原譯的！

譯者於揚江之濱。一九四三，七，十七。

## 日 次

頭幾天	二六八
等時	二七一
拉斐次在布達佩斯	二七七
時間在改變	二八九
世界語	二九五
意外的變化	三一〇
李茂地的女恩人	三一〇
蘇聯的冒險	三一一
歷史的一課	三一五
富裕的德國佬	三四三
森林工作	三五八

寒風集

三七

烽火連

三八二

發言者

三九六

◎X◎◎◎

四一四

見殺人數多寡，秦尚民

四五五

「用圍堵的力量」

四八一

小鮮魚

四六九

太素

四八二

「法蘭西・列寧率軍」

四九一

# 三 次

## 譯序

加里波的和威廉	一
我們的友人	二
自由派	三
蘇聯	四
村長的選舉	五
西廻森林精	六
政策	七
學校	八
「稀飯」的詩，斯洛伐克人不是人！」	九
高洛曼·亞斯達洛斯	一〇九
節日以後	一一一

香烟，啜着它，上烟嘴的香味更加强了他迷人的诱惑！

然而，這也算的出野却是外異族的壓迫和柏林的操縱和稱霸下。生活在這重重的枷鎖下，人民，連不到自我的頭皮。陽光的照燭和自由的空氣；他們在德意志帝國，都是朝不保夕，隨時而逝，唯獨民族的題旨用暴力擰取他們，壓制他們；猶太，猶太等弱小無依的人民，尤受着深深的壓迫！——誰得福不適氣，那托在死亡線上！和暖的易燃易爆的大炮，竟到處是全體的民亂，危的另圖！

但是，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敗中死亡了」，她的所嗜廣闊，國事繁榮了，瓦列·利的路德維希也在匈牙利人民爭取自由的洪流中倒下了，塔凡·道略和巴比山越的人民，不但，匈牙利也的就滾下歸於了出走，且也一度獲得了一時真主自由的空氣。——雖然歷史的面目又和他們出入古體死亡的深淵！

「悲慘」伊萬斯在這部著作里，就是用他老練有風塵內骨子，把匈牙利社會這一歷史階段中的悲劇顯露，活生生地發出來的——不加以任何的浮張，也沒有虛幻的想像，而這一部著作的最主要的就是：全部用真實發生過的，反映這一演化的本質的故事，繪出匈牙利這一時期社會改革的全貌，記錄匈牙利人民爭取生活、自由權利的英勇堅勁，和深刻地顯露出人類的光明面與黑暗面的偉大事件及其發展過程的一部優美動人的歷史敘事小說。

原作者是個匈牙利的猶太人，今年大約四十五歲左右。在他離開匈牙利後，就擔任着革命作家聯

## 加里波的和威爾皇

在他們屋子裏的牆壁上掛着兩幅油彩畫：一幅畫着擁護意大利自由的大義士加里波的，穿著他著名的紅色長衫。另一幅是「英勇」不軒的德皇威廉一世，留着刺天頭髮，拖著朝天翹的鼻子。

這兩幅肖像對我們並不是偶然的。每一幅：不管是加里波的，或者是威爾皇，都令得不能忘懷的動搖，——這也許久以前就風化了我父親的心胸的。

每天晚上，工作忙完了，一聲不響地，我父親，就靜靜地抽着他的長煙斗，千百次地給我讲加里波的英勇功業和威爾皇的高貴氣魄，詳細歷史。我們，孩子們，對這兩人的歷史，已經聽得爛熟了。——雖然如此，當父親提到他的威爾時，也總會非常客觀的。

——為什麼我要說到加里波的，請這位意大利和匈牙利民族的伟大英雄呢？假使你真想知道他，那我可以講給你們聽。那是沒有什麼秘密的。

根據父親的話，事情是這樣的：加里波的愛匈牙利人尤甚於愛意大利人，並且非常可笑的是：他生爲意大利人，不是匈牙利人。——雖然這一般地對加里波的，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但他這種自然的

缺陷，就連他自己也不能避免。

「其次，——這里我引父親的話，——當這位勇猛的穿着紅色襯衫的英雄，把奧地利的走狗驅逐出美麗的意大利後，他所貢獻了一個卓越的計劃；這一計劃如實現，就要給他帶來了永久的榮光，和給我們備時。匈牙利人民帶來永遠的幸福。在好幾未會入眠的夜裏，加里波的從各方面考慮和訂正他的計劃；但是，當他試了這一計劃還有所困難時，就寫了信給匈牙利偉大的自由戰士——案荷斯·高成（註一）；這時高成正在倫敦過着仁慈者的艱辛生活。加里波的信里，邀請高成到羅馬去作他的賓客，如此，大約在，或時間不允許，加里波的就要到不列顛的鷺都訪問這匈牙利人紅極一時的英雄。但發音後，不，星期，這英勇的意大利人就自己到了那裏。」

這一計劃令高成非常地興奮起來。這就是要自己聚集數千意大利的紅襯衫黨和匈牙利的輕騎兵隊，趁風暴的黑夜里，在亞特里亞河的一個港口登陸，和驅逐奧地利人出匈牙利，好像他們被逐出意大利的一樣。這一計劃——我父親是從確實可靠方面知道的——使炙熱一時的匈牙利民族英雄感動得流淚；但是，非常可惜的，這也終於只是一個計劃而已。我們的英雄們在未來勝利後怎麼辦的意見中搞翻了。加里波的想使高成成為匈牙利的國王，然而高成對此却不同意。不，絕不，他不想當國王。——好了好了，毫無用處！——聽故事的母親，補着我們的小鞋子，每聽到這些話時，就掩嘴

〔註一〕案荷斯·高成（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匈牙利民族運動的領袖。

說。

母親這一反對還要非常憤怒了父親。如果父親被憤怒或激怒了，他就常常沉默著，頭頂極沉默著，他一不發話，要勉強他從新說話總是非常に困難的——有時也許還可能繼續讓他靜下去。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就知道：高成自己不想當國王，要把王位讓給加里波的。可是加里波的也不想當國王。如果母親重複地掉了嘴皮子說：「好了好了，毫無用處！」——故事所最令她發財了。我們可以根據這件事來斷定：加里波的計劃的全歸失敗，是因為當我們小孩子時候，奧地利的皇帝仍然還繼續統治著匈牙利。父親抽了抽長煙斗，又吸了三兩杯僧列薩方的葡萄酒，就睡覺去了。如果這時母親不說話，讓父親繼續敘述偉大的拿破崙杉塔尼聖史蒂芬的王冠（註二），那我們就知道：偉大的匈牙利們在崩壞時就含了滿眶熱淚互相擁抱而倒了。匈牙利直到那時還繼續在哈斯修朝統治之下。到一項統治，父親在家庭不叫它別的，正叫它做：「匈牙利民族的葡萄蟲。」——然這是不能對外說的呀。

由這一句話，我們全明白了；我的父親一方固是「獨立黨」（註三）的信奉者，亦即六塊匈王朝的反對者。另一方面是痛痛酒醺醉者，因而認定既食葡萄的葡萄蟲是人類的真正大敵。至於說到父親對加里波的態度，要想澈底瞭解就要熟悉我祖父的浪漫生活史。

我的祖父在一八四九年加入高成的革命軍時，還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其後，當匈牙利的自由

（註二）聖史蒂芬——匈牙利的第一位國王（一〇〇一——一〇三八年）。

被奧地利的費地斯格，英將軍穆俄爾的巴新格維茨將軍的血腥所淹沒時，他就逃亡到意大利去。因此，擁護匈牙利自由的亡命義士，費格也說來，是個猶太人，和準備作猶太神學家。由於這一點，或者還由於他太愛唱歌，當意大利的葡萄酒還未使我的祖父戀上他那個拿波里的街上歌女時，因了他意大利同道者的嫌棄，就兩三年在拿波里住着，什麼事也不做。對於這一段可愛而詳細的歷史，我並不盡知道，可是由最後一點，我知道：我的祖父違反自己同道者們的一致反對，且並不離開他所愛的人，被迫得要做工，當了個木匠。但後來，爲了擺脫他愛的對象範兒，就當了海船船的廚房，並且到南美洲去。在阿根廷作了若干時候的僕工，然後開了家「匈牙利酒店」，積聚了一點錢，和娶了出身猶太異教徒的意大利女兒，我的祖母——她最高傲地誇耀她和加里波的妻子有私人的情敵。

在一八六七年，當匈牙利的統治階層與哈斯堡朝宮屬於好，奧地利的皇帝戴了王冠，成爲匈牙利國王時，我的祖父就告別了南美洲，回到他出生的那裏來了——匈牙利的東北部，它簡直阡陌森林遍，他將由南美洲帶來的款子，在匈牙利失去的皇室臂膊手里，買了一块葡萄園。

（註三）在數十年的匈牙利政治生活中，兩個巨大的國會政黨起了領導作用。這里所說的「獨立黨」是處於政府黨的反對地位的——這主要地是在「國家權利」的問題上（就是關於匈牙利和奧地利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這不論是蘇聯，或蘇聯立憲會議，或是蘇中的，創造的分子。

我祖父歸還國後，熱中於神學的知識。他研讀著猶太聖經，並且喝了很多很多的葡萄酒，他把謀劃和喝酒巧妙地聯結起來，常常坐了好幾小時想着：伯列薩斯的葡萄酒，如從高里亞特山看來：是綠黃色的光，還是黃綠色？——所想，一面喝酒。由於綠黃色或者黃綠色的葡萄酒，他的面孔是迅速而輕微地銷退了；同時有了深藍無限風雨後的安閑生活，他巨大的形體慢慢地弛服回來了。當他五六十歲時，才開始自信；那時他私人認識了黎希斯·高成。近七十歲時，就迴憶曾經首次見到了加拉波的。他有十個孩子，但自己只埋葬了十六個。只有一個，最小的一個留了下來，這一個就是我體父親。他繼承了祖父的名字，並且給他安上了墓碑；碑上刻着：「安息者是『具有匈牙利的心的猶太神學家，高成和加里波的忠誠至死的軍士』。」

除了哥羅圖和封底底與自己所有的樂隊外，他們還由祖父積存了所有大亨有的房子。「高成獨一無二的舊房子！」那是二層石砌。這一排石砌，是「孩子」——這只是開花，而不結果。在這些樹下，永遠不怕到森林城去知音的。當巴斯格徵收侵入匈牙利之前不久，黎希斯·高成會整夜整日在這里和他的軍官們商討機宜。當兵打仗相倒了時，父親會經燙，把它的有利的樹幹送入民族博物館。但博物館並不接受禮物。相應的博物館裏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說：高成從來沒有在伯列薩斯住過，和熟地利用這株樹作燃料。以作為對這一愛國建頭的回答。這個回答不但使父親發生了明顯的情懷，亦使全城的人發生明顯的情懷。我們的鄰居醜陋的工場主，馬戈維次，勸父親直接向國王控訴。

真的，如果父親不爲以沉默對待無禮這一經驗原則所引導，那他或者會這樣做的。——而後來，真成樹也終於被充作燃料了。

我還說過我們由祖父繼承了巨大菜園的遺產。這是實在的。然而更應相信：當高成樹已經倒下時，我們的菜園就已只是大的，而不是巨大的了。父親慢慢地把大部份的園子連同居屋出賣了……但如果誰因此就以爲我們是富人，那就錯認了。父親出賣祖父的園子完全不是要致富，而是因爲他完全赤貧了。

——我們生活在困苦的時代，——父親訴說着，怨罵着政府。

母親則在自己一方面咒罵着父親：

——你關心的不是多醡葡萄酒，而是多喝掉它。

——生產了多少——這並不依憑我們，這是上帝的事情。——父親回答說，——至於消費呢……

父親輕聲而慢慢地說着。母親的話接着是更多更快起來了，她再痛責着父親——可是沒有像原先對我們，孩子們，所說的那樣有力了，且稱他爲：「憐情鬼。」

——如果你的父親像個老紳那樣，這個「殺害者」不耗盡我的全部精力，那最低限度，我已嫁個男人了。

「殺害者」這一耗去母親全部精力的人，就是我。在小孩子時，我很常聽到這句話。我在自己語